

长篇纪实小说

走向井冈山

——崛起的毛泽东

黄仲芳 著

农村读

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仓惶突围 苏先俊指挥失误 血战芦溪 卢德铭捐躯沙场.....	(1)
第二章	危难受命 毛泽东心如蚁噬 苦中作乐 余洒度逆水行舟.....	(18)
第三章	毙逃兵 难平士卒胸中艾怨 占莲花 假赦俘虏陡起风云.....	(36)
第四章	遭贬职 苏先俊牢骚满腹 举贤才 宛希先胸怀大度.....	(54)
第五章	举足维艰 袁文才如履薄冰 知难而进 龙超清点化成金.....	(73)
第六章	运筹帷幄 毛润之棋高一着 怅然落泊 余洒度痛失兵权.....	(90)
第七章	升乡镇 泽东定大计决策 江南岸 南斗牯九死一生.....	(109)
第八章	毛袁初次会面创天下伟业 两军视如兄弟似鱼水之情.....	(129)
第九章	前途渺茫 余洒度图生别念 日夜兼程 何长工不辱使命.....	(149)

- 第十章 信使官踏破铁鞋喜得觅处
叛义贼心怀不轨走向深渊……………(168)
- 第十一章 兵分两路 毛宛成犄角之势
臭味相投 陈韩结死党营私……………(187)
- 第十二章 疏忽大意遭悍匪袭击
强作抵抗遇敌顽重创……………(206)
- 第十三章 南辕北辙 张子清误走赣南
险恶逆境 毛泽东作排头兵……………(226)
- 第十四章 荆竹山 润之初定铁纪律
大井村 南斗牯篷门迎宾……………(245)
- 第十五章 深夜长谈胜读十年书
将错就错巧遇叶贺军……………(266)
- 第十六章 穿云破雾 红旗首插井冈山
任重道远 星火燎原燃天下……………(288)

第一章

仓惶突围 苏先俊指挥失误

血战芦溪 卢德铭捐躯沙场

何长工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凝视着带血黄昏的落日，心中泛起一种莫名的惆怅感。尽管一场暴雨下过，然而，大地仍似蒸笼般的抵御不住秋老虎热浪的侵袭。

战斗已告结束。浓浓硝烟，夹着人体沁出的汗臭，散发在空气之中。在灌木丛林的土堆上，全军将士聚集在一块，没有往常的喧闹声。士兵们的脸上，带着忧伤和悲哀。他们将以军队中最隆重而简易的仪式，为已殉难的总指挥卢德铭举行最高礼节的葬礼。

这是一场恶战，一场毫无准备且指挥混乱的战斗。秋收暴动的义军们频频失利。金坪一役，叛将邱国轩反目为仇，袭击义军，致使义军损失惨重。

队伍里隐隐传来哭泣声。义军将士们沉浸在沉闷、低落的气氛之中。何长工望着黑压压的人群，思绪又回到昨天的战场中去……。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九月三十一日。萍乡上栗市。

起义大军按原定计划，准备经萍乡去安源。一则收集被打散的第三团士兵，再则发动一部分安源工人参军，继续南下。谁料到部队刚到上栗市，便得知萍乡有敌兵把守，遂决定折回小槐，绕道芦溪。

已经是傍晚时分，西天滚动着片片晚霞，象火一般地燃烧着，渐渐地隐没在无垠的天际。天黯淡下来，微风吹来，驱走了白天的燥热。经过一天行军的义军将士们，摆脱尾追之敌的追剿，安全抵达芦溪小镇。

“传令全军各团，就地宿营，明日拂晓出发！”师长余洒度传令师部参谋处，部署部队宿营地点及警戒。

时任师部参谋的何长工按照师长的指令，顾不得早已疲惫的身躯，立即通知号兵，吹起宿营的号令，安排警戒哨兵。

夜色渐渐降临，芦溪镇上隐隐能见到荧荧火光。夜幕在一片宁静中显得越发苍凉、低沉。

余洒度与师部参谋陈树华、何长工等人，围着一张地图，正在部署次日的行军计划。

“不知敌人的主力现在什么位置？”余洒度语调低沉地问。

何长工答道：“据侦察连报告，朱培德的两个团已接近萍乡。”

“敌人的行动好快呀！”余洒度心中透了口凉气，不禁为昨日的军事行动捏了把汗。按照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决定，部队退萍乡，取道湘赣边界，退往农村。但执掌一师之众军权的余洒度仍不放弃“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执意派出少量部队，佯攻萍乡，为大部队攻取萍乡奠定基础。余洒度的主张没有被总指挥卢德铭采纳，因为敌人已开始增兵，派少量部队去虚张声势地佯攻无疑是送死。余洒度忿忿不平，心中的怨恨时不时地表露在他的言行之上。

“芦溪镇距萍乡太近，目前敌人又已增兵，看来咱们不

能在此久停。”陈树华握住铅笔，告诫余洒度说。

余洒度唔了一声，略有所思，对何长工说道：“何参谋，你赶快跑一趟，向卢德铭转告这里的军情，要部队安心宿营，注意警戒。”

何长工走后不久，卢德铭带着副师长余贲民、三团团长苏先俊等人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余师长，赶快通知部队拔营撤退。敌人已占领萍乡，有向芦溪迂回的迹象。”卢德铭说道。

“不可能吧？”余洒度眉头紧锁，不相信敌人来得这么快，“据侦察，敌人刚到萍乡，喘息未定，不可能这么快就向芦溪镇蠕动。”副师长余贲民补充说。

余洒度望着卢德铭仍坚持己见：“部队都已扎下来了，如今要变换宿营地，怕是不大妥当吧？”

卢德铭浓眉紧锁，坚决地说道：“军情紧急，不能再犹豫，传令部队，立即转移！”

余洒度不好再执拗，凭卢德铭的资历和职务，他都无法与之相比。“好吧，我马上通知部队。”

队伍在黑夜向南缓缓而行。山道上，田野里，火把丛丛，人喊马叫。队伍里时不时地传出阵阵粗鲁的骂娘声。战士们睡眼惺忪，无精打采，一脚高一脚低地行走在田埂小道上。

何长工随师部直属机关走在队伍中间，连日来的行军打仗，他的身躯早已象散了架似地，疲惫不堪。一个月以前，他从法国辗转回到家乡，担任华容县团防局长。秋收暴动前夕，他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他迅速离开白色恐怖笼罩华容城，到长沙参加共产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警卫团。何长

工接到指示后，急速赶回华容城。他要向他的妻子告别。因为往后生死难料，很可能这一次将是最后的一面了。

何长工的妻子叫孟素亚，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情感，向妻子说道：“我要走了，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孟素亚怯怯地望着何长工，泪水满面……

这天夜晚，何长工依依不舍地告辞孟素亚，踏上了投笔从戎的军旅生涯。这一别，真成了他与孟素亚的最后诀别。

队伍在慌乱中行走，约摸走了两个多时辰，抵达芦溪以南的一个大自然村里。卢德铭传令就地宿营，安排警戒，领着几名警卫员，径直奔前卫营，找中央委员毛泽东商议明日的行动计划。

余洒度满腹心事地走在队伍中间。

这松软的田埂小道，曲曲折折，溅得他满身泥水。当总指挥部传令宿营的消息传入他耳边时，他禁不住内心的愤懑，嘟囔道：“好端端的在芦溪镇不宿营，偏偏到这鬼地方来，不晓得卢德铭究竟在闹什么鬼？！”

“唉，总指挥自有总指挥的打算，咱们还得听命于他，毕竟都是黄埔的同仁嘛，咱们不听他的听谁的？难道让老毛来发号施令？”苏先俊在一旁冷言冷语。

“老毛。他懂个屁！”余洒度满脸怒容，轻蔑地哼了一声。几日前的前委会议像阴云似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前委会议是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

俊等师团领导人。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主持了会议。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退却萍乡的主张。余洒度大为不满。以他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坚持“取道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毛泽东列举种种事实，耐心说服众人。余洒度刚腹自用，固执己见。最后总指挥卢德铭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余洒度碍于卢德铭是他的顶头上司，红着脸，忿忿不平地离开会场。

清风掠过余洒度布满阴霾的脸庞。借着一星如豆的荧荧火光，余洒度掏出金质怀表，见时针已指十二时。他瞥了一眼蒙头大睡的苏先俊，鼻孔里哼出轻蔑的一阵声响，转身走出屋子。

好凉爽的夜晚。微风阵阵，月明星稀。余洒度仰望著明镜如水的月色，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脑际里又浮现出一个月前的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余洒度毕业于名噪一时的黄埔军校一期。北伐战争时，参加过著名的汀泗桥战斗。凭着他英勇骁战，赫赫战功，由排长擢升为营长，编入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大革命运动失利以后，他在团长卢德铭的率领下，由武汉乘船，南下九江，参加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由于中途事变，在湖北黄桑口登陆，改走旱路，取道湘赣边陲的修水、高安一带待命。

部队抵达修水后，团长卢德铭受中央调遣，前往武汉，部队由余洒度指挥。根据党的指示，将该团升为师的编制，余洒度任师长。不久卢德铭从武汉返回修水，由于警卫团已升编，委任卢德铭为总指挥，军权实际掌握在余洒度之手。

余洒度尽管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但是，军中自从来了

毛泽东以后，事事处处都感到不舒心。毛泽东常常以党的身份，指挥军事行动，有时还干预他的军务。还有他的老上司卢德铭竟也不顾他的面子，指手划脚，武断专行。尤其使他气恼万分的是文家市会议，余洒度与苏先俊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得面红耳赤，眼看会议趋于有利于他的节骨眼上，卢德铭竟投了毛泽东一票，使会议形势急转直下，余洒度焉有不气之理？

夜色在星空中悄然逝去。水田里，时不时地传来青蛙的阵阵鼓噪。余洒度简要交待陈树华、何长工草拟明天的行军计划后，钻入厢房内睡觉去了。

这时，远处低矮的山冈上，隐隐浮现出长长的火把。殊不知，敌人已磨刀霍霍，悄然从四周包围……

夜色褪尽，曙光初照。

一阵清脆的行军号划破了宁静的天空。太阳从东边冒了出来，散发出灼人的射线。天空湛蓝湛蓝，偶尔有几只云雀从空中飞过，悠忽飘落在树丛里，发出阵阵清脆的鸟鸣声。田野里，一丛丛金黄的稻穗折弯了腰，等待着农人们秋收刈割。经一夜歇息的义军将士们，将开始新的一天的征程。

部队按师部参谋处的安排，分为三股。一团为前卫，毛泽东随先头部队而行，师部主力居中，第三团断后。由于昨夜宿营，辨不清方向，部队找不到合适的大操场，余洒度命何长工、陈树华分别向各团传达师部命令，继续向南驰进。

队伍在乡间小径上缓缓蠕动。余洒度随师部而行，走在队伍中间。约摸走了几里地，后边隐隐传来枪声。

“怎么回事？”余洒度心惊肉跳，惊诧地问。

“师长，后面响枪，我去看看。”说完，何长工转身朝后面跑去。

嗒嗒嗒……，嗒嗒嗒……，又是一阵枪声。

“那来的机枪声？”余洒度心神不定，“看样子第三团有情况。陈参谋，命令师部主力占领对面的小山冈，通过前卫部队停止前进。”余洒度似乎已意识到后续部队遇上麻烦。他完成任务后，转身朝后，正巧何长工从后面赶了上来，“报告师长，据第三团参谋长何坚说，是几个农民在那儿玩枪，何参谋长说不碍事。”

“鬼话！农民玩枪，哪来的机关枪？”长期的军事生涯使余洒度判断出第三团遇上了敌人，“通知师部主力作好战斗准备，掩护第三团后撤。另外，派人尽快告诉前卫部队，随时警戒，作好增援准备。”余洒度风风火火地组织力量，又嘱咐师长余贲民：“贲民兄，请你从速赶到第三团，与卢总指挥取得联络，要他尽快往后撤，我负责指挥部队掩护你们。要快！”

余贲民走后，余洒度登上山冈，见部队已摆开阵线，严阵以待。这时，后续部队的枪响越发激烈，余洒度明知第三团已遇上敌人的主力。虽然第三团主将苏先俊亲自督战，但他深知他的同仁军功平平，指挥作战略差一筹，好在有总指挥卢德铭参战，他悬落的心算是放了下来。

“师长，敌人从左侧迂回上来，已经进入前沿阵地。”通讯员报告说。

“赶快阻击，不能让敌人占领山冈。我们要等第三团撤出后再往后撤！”余洒度不假思索，指挥轻重武器，向蜂

拥而上的敌人射击。

敌人在一片机枪声中倒下一片，见低矮的山冈上聚满了义军将士，知道遇上了义军主力，于是，趴在地上，凭借着灌木丛作掩护，时不时地向山冈扫射。

战斗处在胶着状态。双方均有伤亡。余洒度趴在崖石边，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悄然流下。他眯起眼仰视了一下血色的太阳，焦躁不安的心情使他大汗淋漓。他不时地朝远方的田畴望去，企盼第三团尽快撤出战斗，以避免更大的伤亡。

“师长，据侦察连报告，敌人有两个团的兵力进入战斗，敌萍乡总部还有三个团正向芦溪方向迂回。”何长工气吁吁地向余洒度禀报军情：“另外，苏先俊的第三团由卢总指挥亲自掩护，正朝我们这里撤退，估计马上就到。”

“好。你马上通知前卫营，调转方向，接应第三团。要快。”余洒度噙动着干涩的嘴，大声命令道。

何长工风驰电掣般地隐没在丛林之中。他频繁往返于师部与各团之间，负责传达指令。刚才，他已见到陈树华，这位为余洒度出谋划策的黄埔军校生已倒在血泊中。战士们告诉他，一颗流弹飞来，正好击中陈树华的左臂，他昏厥过去。何长工顾不得安慰几句陈树华，又被师长派往前卫营。

苏先俊沮丧地领着第三团在激烈的枪弹声中撤出阵地。尽管部队损失不大，但军中混乱的状况却使他十分气恼。

按照师部命令，由他率领第三团断后。苏先俊居中，团参谋长何坚率一个营负责前卫，卢德铭自告奋勇，统率三营居后。部队约摸走了两里地，前方隐隐传来枪响。

“报告参谋长，前方响枪，听说是几个农民在那玩枪。”
通讯员如实报告何坚。

何坚骑在马上，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不理睬他，咱们走。”

队伍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继续向前驰进。蓦地，四周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枪声，何坚眼见着数十个士兵被搁倒在地上，慌了手脚：“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阻击。”何坚翻身下马，组织力量反击。

“通讯员，你赶快去报告苏团长、卢总指挥，这里遇上敌人的袭击，要他们火速派兵增援。”何坚口述命令后，挥动着马鞭嚷道：“弟兄们，咱们不能蹲在水田里等死，必须马上抢占对面的小山上，不能让敌人占了便宜。”

队伍在何参谋长的率领下，躲过敌人的枪弹，集中在小山丘上。这时，苏先俊、卢德铭领着部队快速赶到。

“情况怎么样？”苏先俊脸色冷峻地问。

“敌人占领了周围的山头，地形对咱们不利，得赶快想办法攻破敌人的缺口，设法占领南边的山头，掩护大部队撤退。”何坚指着对面的山头说。

卢德铭趴在灌木丛里，仔细地察看周围的地形，说：“苏团长，赶快下命令，尽快组织力量攻占南边山头，只要能拿下山头，才能摆脱敌人的围攻。”

苏先俊点点头：“好。我负责指挥部队强攻山头，卢总指挥请你代我指挥后续部队掩护。”

“好的，你尽快组织。”卢德铭传令后续部队以轻重武器集中掩护三团主力攻占山头。

敌人激烈的枪弹在山冈中飞舞。苏先俊双眼充血，心情

焦灼不安。凭他的直觉，第三团已遇上了敌人的主力。从眼前的形势来看对他很不利。敌人早有准备，占领了四周的山头，唯独留下一空旷的小山冈，如不及时抢占南边山头掩护，整个三团将有被敌人包饺子的危险。

苏先俊立起身躯，钻出灌木丛林，挥动着驳壳枪，领着一营部队发起攻击。战士们随着团长缓缓向前，行过二十米地，敌人的火力顿增，有几名战士倒在水田里，剩余的人纷纷向后撤。苏先俊见状，立住身躯，大声喝道：“不准往后撤，谁撤我就崩了谁！”

苏先俊的话虽然起了点震慑作用，但士兵们不听指挥，依然各自保命，寻机躲藏起来。任凭苏先俊嚷了半天，山坡上随时可见败退士兵的身影。

敌人的机枪仍响个不停，卢德铭远远地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几个逃窜的士兵又倒了下来。卢德铭禁不住胸中的怒火，霍地一下从地上腾起，厉声喝道：“谁不听团长的，我就枪毙谁！”说毕，朝天上鸣枪数声，顿时，军心稍稍稳定下来。

战士们望着卢德铭冷峻的脸庞，心里头直发怵。鉴于总指挥的威严，士兵们在苏先俊的统率下，继续向山头发起攻势。卢德铭命令轻重武器调到前沿阵地，经一番苦战，南边山头虽然已经攻下，但三团将士伤亡很大。

“苏团长，南边山头虽然已被咱们攻下了，敌人肯定会组织反扑，你马上率部队往后撤，我负责掩护你们。如今，军情紧急，不宜久留，快走！”卢德铭深知自己部下苏先俊的能力。留守一事，义不容辞，只能由他来负责。

“总指挥，还是由我留下来，你带部队转移。”苏先俊脸上露出一丝负疚的情感，恳切地要求说。

“不！打仗不是喝酒，容不得你谦让。我命令你马上走！”卢德铭不容置否，一把推开苏先俊，跳入战壕里。

苏先俊深为总指挥的风格所感染。他顾不得多思考，统领大队人马急忙往南撤。在烈日的烘烤下，队伍松松垮垮，溃不成军。苏先俊心境凄楚，刚才发生的那一幕，使他气恼万分。他身为一团团长，竟然连部队都指挥不动，他不禁为此懊恼不已。他深知他的部队成份是杂乱无比的。有武汉国民军警卫的一部分，还有浏阳、平江两县的工农义勇队。除去警卫团稍好外，其余两股均未受过正规训练，以致在打仗时贪生怕死、军纪松弛。

苏先俊个子不算太高，可长了一个极精明的脑壳。他平时好大喜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在黄埔军校的同仁中，他也算得上是~~名将~~。秋收那阵子，苏先俊指挥第三团打了几个胜仗，~~可败仗也不少~~，尤其使他感到羞耻的是攻打浏阳东门市时的~~那场战斗~~。

根据前委的指示，第三团从江西铜鼓出发，攻打湖南浏阳境内的东门市。~~战斗并未收第三团之胜~~。

苏先俊自~~是黄埔军校生~~，~~第一团~~之众顺利攻下东门市。遵照毛泽东的意图，部队开展了宣传群众工作，张贴标语，策动农民响应。但苏先俊则不然。他邀了几个黄埔生乘灯夜游，推牌九，打麻将。卫兵几次因军务之事反遭苏先俊的痛骂。牌瘾来时，竟然连毛泽东的告诫都置之度外。

那天下午，苏先俊又喝得醉醺醺的蒙头大睡，突然被阵阵机关枪声闹醒。卫兵告诉他，敌人分三路反扑，正在向县城进攻，苏先俊如梦初醒，提起裤子，连枪都丢在屋子里慌忙离去。

部队损失虽不算太大，可苏先俊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此，苏先俊对毛泽东一直怀恨在心……

何长工顶着炎炎烈日，大步流星地赶到前卫部队，如实地向毛泽东禀报了军情。毛泽东听罢，立即命令前卫营营长陈皓率众增援，毛泽东留了一个排的部队负责警戒。陈皓领着前卫营急驰增援，何长工匆匆告辞毛泽东，返回师部复命。

陈皓带领前卫营的四、五百人，约摸走了二里地许，前方隐隐传来阵阵的枪声。陈皓令停止前进，就地选择有利地形，命通讯排隐蔽在路边的丛林里，随时接应第三团。

左侧山头上的枪声响个不停，陈皓知道师长余洒度正指挥部队阻击进犯之敌。这时，南边山头上也传来阵阵枪响。陈皓等了片刻，仍不见第三团的踪迹。于是，留下一个连负责接应，自率主力两个连继续向前。转过两道山冈，已接近前沿战场。

枪声在山谷间此起彼伏。何坚领着撤退的前卫部队见前方迎面而来的士兵，惊得慌了手脚，忙趴在地上，挥动着驳壳枪嚷道：“弟兄们，前面有敌人，咱们被包围了，快打呀！”

于是，一场误战在前卫营与三团之间展开。

陈皓被阵阵突如其来的枪声所惊倒，“命令部队，赶快投入战斗。”陈皓指挥两连之众，疾速蹬上小山丘，架起机关枪，朝田畴四散的第三团士兵们扫去。

苏先俊走在队伍的后面，听到前面响枪，自认倒霉不已。一行人匆匆赶到前沿。何坚告诉他，前面有一小股敌人堵截。苏先俊举起望远镜，向小山丘望了望，说：“敌人不

多，得赶快突出去。”

何坚领着大队人马，凭借着人多势众，开始向小山丘奔去。双方打了一阵，均有伤亡。苏先俊从望远镜中清晰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孔。天哪！这不是一营营长陈皓么？

“我的爹呀！快别打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苏先俊哭丧着脸，大声嚷道。

顿时，枪声停了下来，何坚仄转头，问：“苏团长，究竟怎么啦？！”

苏先俊气急败坏：“打的什么仗哟？自己人打自己人。山头上的是陈营长么？我是苏先俊呀！”苏先俊大声朝山头嚷道。

陈皓立起身子，见苏先俊站在裸露的田畴里，薰面赤目，火爆爆地骂道：“真是撞见鬼了！打了半天，自己人打自己人都不晓得！”

枪声立即停了下来。队伍集合到一块。苏先俊满脸怒容，斥责何坚道：“你这样打仗，连家本都会给你输光。”

何坚羞红着脸，怯怯地站在一旁，不敢作声。

陈皓平时就瞧不起第三团的将官，自暴动以来，频传第三团失利的消息，这对于他这个正规警卫团的营长来说，自然是不惜置评的。

“算了，算了，过去的事别再提了，咱们赶快走，师长还在等咱们哩。”陈皓不便多言，催促苏先俊说。

苏先俊领着队伍快快南行。

这时，卢德铭率领三营还在与敌激战。

太阳已悬中天，耀眼的射线照射在卢德铭黝黑的背脊上。战斗在酷热暑天里进行，战士们半天的激战，已是疲惫不堪。敌人的进攻虽然较之以前稍有减弱，但仍不断地发起攻势。卢德铭率众阻击敌人已达几个小时，估计一、二营已安全撤退出去。他抹了抹脸上的汗水。连续几个月来的艰苦征战，卢德铭显得苍老多了，脸庞也消瘦了，络腮胡子就像一堆乱柴似地胡乱堆在脸上。

“总指挥，三营营长和副营长都阵亡了。”通讯参谋含悲向他报告。

卢德铭点了点头：“知道了。”

几个月来，卢德铭东征西战，四处奔波，大小战斗不下数十次，但是，最使他费心机的还是秋暴以后的历次战斗。

卢德铭是个典型的军人，在军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在风云变幻的几个月中，他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那时，他还是武汉国民警卫团团长，掌管军中大权。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他同时收到两封急电，一封是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电报，要他率部从速赶往九江，以镇压那里的共产党暴乱；一封是党中央发来的指令，命他率团赶往南昌，参加我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两份电报明显代表着两个主张。身为中共党员的卢德铭毅然率众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参加南昌起义。

队伍分乘三艘船，沿长江漂江而下。抵达湖北黄桑口时意外地得到情报，张发奎在九江磨刀霍霍，遂弃船改走旱道，部队抵达江西修水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卢德铭是个党性极强的人，为寻找党组织，他只身来到武汉，找到了党中央委员向警予。她是位女性，年龄比卢德